

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

受訪時間：2014 年 10 月 17 日，

14：00-16：00

受訪地點：臺北市敦化南路涂宅

訪談人：李福鐘

紀錄：謝季剛



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涂南山 涂南山案 26	臺灣大學經濟系學生	有期徒刑 10 年 褫奪公權 10 年	當事人
案情概況	涂南山先生， ¹ 1926 年生，嘉義市人。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記載，涂南山於 1947 年經臺灣大學工學院學生簡文宣介紹，認識王超倫。1948 年 7 月王超倫復介紹涂南山參加臺灣省工委所屬愛國青年會組織，。		

到滿洲去

我出生於大正 15 年（1926 年），嘉義市人，因為家境貧困，到十歲才進入白

¹ 目前蒐集到涂南山先生的相關資料，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（40）安潔字第 3866 號判決書。涂南山先生曾接受胡慧玲、林世煜口述訪問，談論生平經歷及入獄經過，收入胡慧玲、林世煜採訪記錄，《白色封印：白色恐怖 1950》（臺北：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，2003 年 11 月），頁 63-104。本文與之前已受訪之出版品不同之處，在於受訪者更集中談論其所受宗教之感動，驅使其利用在獄中的 10 年時間，竭力翻譯《耶穌傳》與《羅馬書講義》二書之經過。

川公學校²就讀。在公學校讀書期間，根本繳不起學費，一年級、二年級都是老師幫我繳了這筆錢，我才有辦法繼續讀書。公學校快畢業的時候，日本老師叫我去報考農校，因為農校一畢業，馬上會有工作。我回家問父親的意思，不識字的父親說，回去告訴老師，要考就考最好的學校。我回學校跟老師說了，老師笑一笑，就幫我報考嘉義中學。最後我順利地考上。

我整個思想變化是在 1941 年進入嘉中之後，我開始閱讀《馬克思傳》、毛澤東的〈新民主主義〉³，我開始有了對抗壓迫的左傾思想。那個年代當然都學日文，讀到最後就用日文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著作，我認為其他的書不值得去看。那個時代成績最好的臺灣學生一心都只想成為醫生，我卻很自負地說：「只有人渣才去當醫生。」我一心還想做大官來管日本人，因為那時臺灣人都被日本人欺負。

1944 年，我報考滿洲國國立建國大學。想要報考建國大學，必需經過重重審核。首先由中學校長推薦給州知事，再由州知事推薦給總督府，總督府再連同「內地」的日本人推薦給滿洲國。推薦函註明學生的品行和成績；此外學生的民族別也要交代。當時嘉義中學的日本先生，帶著歧視的態度，替我填上「苗族」。我說不是，我是漢族。還要填宗教信仰，我填的是佛教。李登輝當年也有報考，但沒有錄取，我推估他大概是報考建國大學第四屆，我則是第八屆。我認為他應該在宗教信仰填了基督教才沒有錄取，建國大學由原本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軍閥把持，那時的軍國主義高漲，對於西方文化有很深的敵意。建國大學成立的用意，就是想要在未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後，能提供對於政治指導員的培育，可說是一所「政治學校」，學生分別來自於日本大和民族、朝鮮民族、臺灣漢族、中國漢族及滿族、回族、蒙古和白俄。是日本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縮影。

陳茂源

我在建國大學只待了五個月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。一直到 1947 年 2 月 9 日，我才透過救濟總署的幫助，回到基隆，而幾周後就發生 228 事件。返臺前，我還到瀋陽的「東北臨時大學補習班」就讀，國民政府規定淪陷區的學生都必須就讀才能承認學籍。北京話是我在東北建國大學學的第一外語，我跟日本老

² 今嘉義市大同國小。

³ 毛澤東的〈新民主主義論〉發表於 1940 年 1 月。

師學了不到半年，所以我的北京話只有「ㄅㄆㄇ」的程度。

1947年、1948年左右，在臺灣的建國大學校友常常聚在老學長家讀書，討論時事。那時臺灣社會氛圍風聲鶴唳，大概是這樣觸動了國民黨的神經，許多校友因此被逮。回臺後我報考臺灣大學，在工學院就讀，大一不分系別。升大二時想轉念法學院經濟系，在法學院教務長戴炎輝的首肯之下，轉到法學院就讀，在這裡我遇到了一生的恩師—陳茂源教授。陳茂源先生的老師就是矢內原忠雄。我從來沒看過哪個人念書可以像陳茂源先生這樣認真入神的。我會接觸基督教義就是受到陳茂源老師影響，矢內原忠雄所寫的《羅馬書講義》和《耶穌傳》兩本書，是我向陳茂源先生借的，這兩本著作深深地影響了我往後的人生。

宗教的感動

那時富有理想性的學生們，紛紛密謀組織自治會來對抗國民黨，可說是非常瘋狂的舉動。那時的情勢是很危急，每個人都抱持著必死的決心。因為怕被發現，我和王超倫、簡文宣幾個臺大同學跑到碧潭，租了一艘小船秘密開會。後來，這成為我們定罪的罪證。

1951年的6月26日，大概清晨四點左右，天還沒亮，在臺大法學院宿舍的第一室，我聽到房門外嘈雜的腳步聲，打開房門，幾個刑警就把我帶走了。我被吉普車送到刑警總隊，那時犯人都身穿紅衣紅褲。當我要被推進拘留室的那一瞬間，理應是非常的擔憂恐懼，但我卻異常的平靜，心中突然有一股非常強烈的宗教感動，我想起了矢內原忠雄的《羅馬書講義》。一瞬間的這股信仰，我知道這是上帝的作用，不是我本身的力量。我年輕時接觸的是馬克思，馬克思認為宗教信仰是鴉片煙。但在被關進牢裡的此刻，我卻藉著宗教的力量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動，這成了我日後苦心翻譯《羅馬書講義》和《耶穌傳》的開始。

為什麼我要拼命的翻譯這兩本書？因為我體悟到了宗教的力量。當我和王超倫、簡文宣等人在碧潭密謀的時候，大家誓言就算被抓，死都不能把同志招供出來。被捕後我才看到人性的真面目，那時的偵訊人員對我說：「你是學生沒關係，趕快招認了吧，明天就送你回家。」一時間我竟然有招供的衝動，但隨即我忍住了。如果我招供，就是背叛了在碧潭密謀的同志。這時我才看到了自己的黑暗面。但是神的光明讓我清醒過來，絕對不能出賣同志。

有了這層體悟，我打死不招，最後這案子只能以我閱讀馬克思主義，涉及思想問題，判我十年徒刑。

翻譯《羅馬書講義》及《耶穌傳》

判決結果出爐前，我被拘禁在軍法處大概四坪的狹小空間，每間至少關了三十個人，那些人都是審問之後等待判決。在那種環境裡，我著手翻譯《羅馬書講義》這本書。晚上睡覺時每個人都不能躺平，只能側著身體睡。我一天幾乎睡不到三小時，都在翻譯《羅馬書講義》，這本書是我在軍法處時，託家人向陳茂源老師借來的。同房的難友有的嘲笑我不自量力，但也有人願意幫我抄錄謄稿。這一批譯稿，後來我寄了回家。但是等我關了十年回來，稿子都不見了。日後我又整整花了四十年，才重新完成。

1952年大概3、4月的時候，才把我們送到火燒島。當時雖然我只被判十年，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發生什麼事，隨時要有赴死的心理準備。我叫家人再跟陳茂源先生借另一本矢內原忠雄寫的《耶穌傳》。我到綠島帶了兩本書，一本是聖經，另一本就是《耶穌傳》。我在獄中翻譯《羅馬書講義》和《耶穌傳》這兩本書時環境的惡劣，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。現在我有信仰，那是上帝帶給我的力量。

進入新生訓導處營房前，新生訓導處的幹事會一個一個搜身檢查，除了國語字典和三民主義有關的書籍外，其他一律不准帶進來，違禁品要寄回家裡。我隨身帶的《耶穌傳》日文本和聖經是不能帶進去的。檢查的時候，幹事叫大家坐在地上，每列大概一個班的人數，幹事下去一個一個檢查。我機靈地看著前面的人檢查完畢後，馬上把書遞過去給他，沒讓檢查的人看到，這才有辦法把兩本書夾帶進去。進去之後又怕被發現，於是我志願去菜園工作，把《耶穌傳》拆成九份，藏在菜園的圍牆裡。那些圍牆是用海邊挖來的硃咕石所堆砌而成，藉著石牆的縫隙，我把拆開的書塞在裡面，找了九個地方藏起來，心想就算被沒收了八份，至少還可以留下一份。

翻譯就像做苦工一樣艱辛。我在綠島翻譯時候都躲在林投樹叢中，那時候火燒島的海濱遍佈林投樹，現在綠島人權園區往墓園的方向就有很多。我去的時候很多菜園都在種菜，為了擋風就用硃咕石和林投樹來擋。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有人在翻譯書籍的時候，像我一樣艱苦。哪有人像我在狹小的牢籠和躲在林投樹叢中寫

作的呢？

大概在綠島待了五年之後，宋美齡的牧師周聯華來到島上佈道，從此之後新生訓導處開始開放聖經，之後又開放英文書，那時才能叫家裡寄英文字典和日文字典來做參考。我也比較能心無旁騖的翻譯，再也不用擔心被沒收的問題。

為了爭取更多的翻譯時間，我在晚上 10 點到凌晨 1 點會頂替其他人的夜哨，反正只要幹事看到有人在哨上就好了，我利用那段額外時間來翻譯。

我現在有青光眼，當時在獄中的難友看我每天廢寢忘食的譯書，都為我的眼睛擔心，告誡我說：「涂仔，你這樣老了以後眼睛會瞎掉。」我那時晚上輪哨，就靠著營房屋頂下掛著的油燈來看書寫作。我的北京話只有「勺勺門」的程度，靠著這種程度要把日文書翻譯成中文，是何等的困難。基本上我先用日語轉換成英文，再由英文轉成中文。

後來有位劉峰松先生，前彰化縣長翁金珠的丈夫，在 1981 年因政治案入獄服刑。他在獄中讀了我翻譯的《耶穌傳》而深受感動，很有意願幫我重新修訂，為此他把發表文章得到的七萬元獎金捐了出來。我那時就很期待有人讀了我的譯本後，能夠重新修改潤飾我的文字，畢竟我的中文實在不靈光，最後全書在 1986 年再版。

出獄後的生活

我從綠島回來的時候非常的艱困，沒有一個女生願意嫁給我，我太太是個大家閨秀，要嫁給有錢人絕對沒問題，沒想到卻必須跟我一起吃苦。我丈母娘說：「夭壽喔，這麼一個漂亮的姑娘竟然要在路邊做工。」

出獄後，我本來有機會投入玻璃纖維的產業，有貴人要帶我去美國的工廠學技術，但我申請三次都不讓我出國，不然我現在也會很富有。當時我想投入高科技的材料開發，諸如玻璃纖維和碳纖維的研發製作，還想以此材料延伸到防彈衣和遊艇業，怎奈三次申請出國都被拒絕，不得已只好接手親戚的傳統產業——竹耙製作。

我在建國大學的中國室友，王也平，他的叔叔是張作霖的秘書長。透過王也平，我翻譯的兩本書《耶穌傳》和《羅馬書講義》後來也送給了張學良。張學良讀過我的兩本譯作，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英雄。為什麼他們夫婦倆人不願意

回到中國接受十三億人民的歡呼？我的看法，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，張學良無法接受無神論者，就這麼簡單。

馬克思主義認為被壓迫的民族必須被解放，所以毛澤東曾經支持臺灣要從日本殖民地解放獨立，現在為什麼又說臺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？現在真正有錢的人是共產黨，為什麼共產黨和國民黨可以從敵人變兄弟，那是因為現在他們都向富人靠攏。我一生的心血都灌注在這兩本書上面，直截了當的說，我想讓全中國的人都能接觸到這兩本書，接受耶穌的信仰，改變中國人。

中國人時常批評日本政府高層參拜靖國神社，還有南京大屠殺，我想反問蔣介石打的內戰和毛澤東的革命，又死了多少人？中國人是一點都沒資格批評的。